



ZHAI KE XING XING XIA LAI

摘颗星星下来

陈伯吹



摘颗星下来

陈 伯 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封面、扉页：宋子龙、马世云
插图、题图：贾德江
篇首图：袁惠民

摘颗星下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插页 3

198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0019·3378

定价 0.50 元

为陈伯吹同志儿童文学题词

小孩读了笑哈哈，

大人读了笑咪咪。

生动活泼，

皆大欢喜！

先生其有童心乎，

还是儿童引起了先生的兴趣：

两相结合

融成一体。

这是儿童文学的根基，

也是儿童文学家的神技。

郭绍虞 时年八十有九

序

陈伯吹同志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作了五十余年，这集子里的几十篇散文，不过是他的收获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模范同学》。他自己说他写这本书时“感到真实，感到兴趣”。这本小说于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易名为《学校生活记》。

作者在自传中说：“这小小成就，标志着我一生工作的新起点，从此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的教师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业余写作，而且一年比一年抓得紧。”

事实也是如此，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儿童写了许多诗、小说和散文。他不但翻译了许多外国童话，而且自己也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了童话。

这本集子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部分，都是短篇散文，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只有三千多字，讲的都是小人小事。因为作者不但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又经常参加少年儿童的种种课外活动，热爱儿童，了解儿童，所以他写的作品都是内容丰富，故事有趣，文字清新。如幼儿篇中的《这条街长大起来了》，儿童篇中的《一辆机车拖了四十八节车皮》等，如实写来，稚气如画的意境却很深远！

这一本集子是作者的许多儿童文学集中最新的一本，但决

不是末一本，因为我们高兴地知道作者还正“在这一块园地上
锲而不舍地、勤勉地继续前进”。

冰心 1982·1.1.

目 次

为陈伯吹同志儿童文学题词.....	郭绍虞
序.....	冰 心 1

幼 儿 篇

我拍手您听到了没有	3
好心眼儿	6
渔家的小男孩	9
骑着马跑回来	13
起点在“买糖”上	15
这样子走才有趣	18
两个小画家	20
没有绿的熊	24
在树林子里多玩一会儿	27
这条街长大起来了	29
海滨小勇士	32
门洞里的和平世界	34
月亮变样儿了	37
在喷水池边	40
美丽的形象思维	46

儿 童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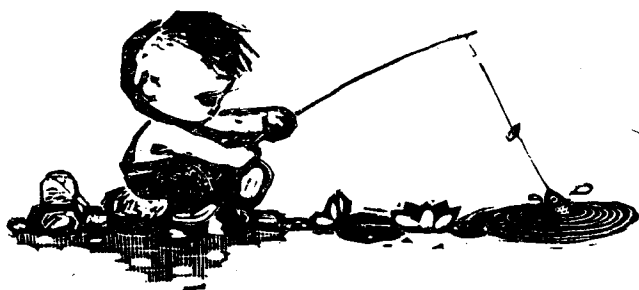
“请”就是好	51
--------------	----

小眼睛挺灵	54
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	56
摘颗星下来	59
团结	62
照亮全世界	65
一辆机车拖了四十八节车皮	67
敬礼	69
美好的愿望	72
小妹的新品种	76
两个一年级小学生	79
队教导好我	83
批评和表扬	85
协作和集体	87
我可不是蝴蝶	89

少年篇

风吹不吹呢	93
特别考试	96
丁冬！丁冬！丁令冬！	99
阿霞姑娘好	102
我是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	107
代笔	112
小画家和老画家	114
小队长	118
中队来访	123
大队民主选举	129

看日出	134
青年战士和小八路	136
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	141
好呀！义务劳动	146
“书节”	149
后记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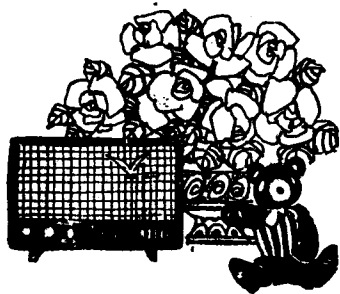


幼 儿 篇

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我拍手您听到了没有



茶几上，一架浅蓝色的无线电收音机里，正放着“音乐会”的实况转播。

崔伯伯的房间里，荡漾着美妙的歌声。

房门不知道怎么没关着，住在东隔壁的邻居——小女孩亭亭，左臂上抱着一只棕色的小布熊，右手的一个指头塞在嘴巴里，挨着门边儿，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可是终于一小步、一小步地迈了进去。

崔伯伯一看见她就招呼：“亭亭回来啦？”

她注视着那架浅蓝色的收音机，头也不抬一下，只点了点。

“幼儿园里阿姨今天讲了故事没有？”

“讲。”

“讲的什么故事？”

亭亭心不在焉地回答：“《三只熊》。”

有意思，怪不得她抱着小布熊。崔伯伯心里头暗自忖着。

他看着亭亭那副聪明的模样儿，真讨人喜欢，禁不住又问下去：“故事好听吗？”

“啊——唔——”亭亭还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向那架浅蓝

色的收音机去。

收音机里沉着的、有力的、带点儿鼻音的男低音独唱完了，换上了轻快的、清脆的、优美好听的女高音。亭亭仿佛有人从背后推了她一下，猛的一步向前迈到了雕花的红木茶几旁边。

崔伯伯突然想起来了，亭亭的爸是个作曲家，妈是个歌唱家，怪不得他们的女儿这样喜爱音乐呢。

“你爸呢？”

“出去了。”

“你妈呢？”

“也出——”

“你奶奶呢？”

“在家。”

小女孩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眯也不眯地望着那架浅蓝色的收音机，连瓶子里插着红艳艳的玫瑰花也不瞟一眼，却跟着歌声的节拍，不停地晃着脑袋，身子也在微微地摆动着。



歌声忽然停住了，接着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亭亭把小布熊朝椅子上一扔，也跟着拍了一阵子手，小脸儿和小手掌一样红通通的。

崔伯伯好奇地望着她的背影。

突然地这个小女孩子转过身来，一鞠躬：“再见！”抓起小布

熊，倒提着它一条后腿，蹦蹦跳跳地跑回房里去，看来十分满足的样子。

街灯亮起来了。亭亭的妈回家来了，背后还跟着亭亭的爸。

亭亭从房间里头飞奔出来，扑到她妈怀里：“妈，我在崔伯伯家的‘无线电’里听唱歌。”

“那好。”

“我听您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噢——”

“我还听您唱‘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是不是？”

“噢——”妈声音里充满着笑意。

“您唱完歌，我拍手您听见没有？”

妈一听，手里的小皮包放也来不及放，抱起亭亭来亲着，亲着，亲着。

（原载《长江文艺》1958年6月号）

好心眼儿



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吃过午饭，就得午睡。

他们在雪白、干净、通风、阳光充足的房里，睡得又甜又香，小脸蛋一个个象火红的苹果似的。照顾他们的阿姨，瞧一眼，不只自己心里安慰，还觉得孩子们生活挺幸福。

所有七间房，编号一、二、三、四、五、六、七。每间房里放着八张床，不过一、二号房里放着的是摇篮，倒有二十只。不论小床上和摇篮里，都铺着褥垫，盖着被子，上面罩挂着薄如蝉翼的珠纱帐，在里头躺着多舒服。

钟鸣十二点以后，各个房间里异常安静，掉下一枚针也听得清。只有七号房里，有时候发出一声、两声来。小昌和七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同睡在这个房里。

小昌很活泼，喜欢东串西闯，一天到晚，各个房间里进进出出，无事忙。大伙儿都把他叫做“小闯”。

午睡时间到了，小昌老是最后一个上床。他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帐顶，数那一个一个的小孔儿，可从来没数清过，数疲倦了，才合上眼皮。

严阿姨笑口常开，温柔的声音，好言劝告他：“小昌，钟响了，午睡时间，快点儿睡，守纪律！——睡得好，身体好嘛。”

小昌别的都好，就是不肯午睡。他知道严阿姨疼他，胆子就大了，尽管身体躺在床上，眼睛却从珠纱帐小孔里盯着严阿姨，嘻嘻地笑，笑得怪可爱，鼻梁皱起，眉心里的一颗黑痣显得很突出，真逗！他忽而故意掉过头去朝里，不看严阿姨了；忽而又掉过头来瞧着她，一双眼眯缝成两条线，他仿佛要和老师玩捉迷藏似的……

他不太喜欢别的阿姨。李阿姨粗手粗脚，有一次不小心踩痛了他的脚尖。张阿姨嗓门粗，声音大，说话“哇啦，哇啦”，怪吓人，要是她坐在床边，小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天，到了午睡时间，严阿姨在七号房值班。小昌欢天喜地的，从珠纱帐的小孔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别的孩子都睡着了，他还在嘻嘻地笑，叫人又生气，又欢喜。

严阿姨注意到这八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上午在操场上骑木马，荡秋千，溜滑梯和坐翘翘板……鞋子上都沾了些沙土。她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拿了刷子来要刷个一干二净，突然有人推门进来了，原来是叶阿姨。

三号房里的芳桂，受了凉，有点轻微的咳嗽，大夫给她配了药水，孩子嘟着嘴，僵着不喝。叶阿姨跑来请严阿姨帮忙。

严阿姨进了三号房：药水的味儿苦，可严阿姨的声音甜，芳桂乖乖地把药水喝下去了。

严阿姨回到七号房去，从走廊东边走到西边，怕惊动孩子们的午睡，脚步轻悄得没有声音。

她一路上惦记着“小昌睡了没有？”走到门旁，往钥匙孔里一

望，只见一个黑影儿晃了晃，便轻轻地推门进去，孩子都已安然入睡，只有那小昌弓起了身子，赤着脚，正在向珠纱帐里钻。

“小昌啊，你这个小闯！怎么还没睡？”严阿姨耐着性儿，声音仍然十分温柔。她觉察放在一块儿的鞋子，已经成对成双地分放在八只床位的下面了，从来没见过放得这样整整齐齐的。她猜想这定是小昌干的，心里头怀着点儿喜悦：“哎哟，小昌，你还下床来？！”

“嗯，下床。”小昌一副高兴的样儿。

“干什么？”

“鞋子挤在一起，不好！”

“那要怎么样？”

“让它们挨个儿躺着。”

“为什么？”

“好让它们并着头，讲讲故事，说说笑话，多好！”

“好是好，可说话有声音！”

“它们说话没有声音，不会吵闹我们午睡的。”

严阿姨暗地里称赞小昌，这孩子多么好心眼儿！她和颜悦色地说：“那么，好，现在就让它们说去，讲去——你午睡。”

“严阿姨！我睡。”小昌心满意足了，眼睛很快就闭上了。

（原载《滇池》1979年第3期）